

袁中郎

中道題

今知社叢書第一種



有所權版

書名 袁 中 郎

編輯者 今 知 社 編 輯 部

發行者 今 知 社 出 版 部

上海貝勒路禮和里四號

總代發行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上海四馬路中市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版 1-2000

袁中郎手跡一：逸稿金屑編自序

坡公之信其事必以我為
誰言也夫

石公袁宏道撰

旋就枕帶却

聲眠

萬曆己酉十一月望

司功郎袁宏道中

郎題



書影一

明刊

袁淑度刻

袁中郎合集

敏齋集卷之上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閣

青聽馬

青聽馬九尺強百金買千金裝雙蹄不着地影
滅如飛翔借問冶遊郎何為在他鄉下馬立青
梧子微碧珊瑚千喚不知人盡眼明當爐當爐
豈不治琴不怨曉露五步一停驂十步一回顧
客從遠道來贈我青鬃馬交頸復同心白石青

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一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樂府

青聽馬

青聽馬九尺強百金買千金裝雙蹄不着地影滅
如飛翔借問冶遊郎何為在他鄉下馬立青梧手
提碧珊瑚千喚不知人盡眼明當爐當爐豈不治
琴衣愁曉露五步一停驂十步一回顧客從遠道

書影二

明刊

袁小脩刻

袁中郎全集

書影三一

明刊

鍾伯敬定

袁中郎全集

袁中郎全集卷一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伯敬 定
嘉禾 曹 勣 閱

序

敬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說盡盡涉獵古畫以爲法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爲遠又其下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一

吳城王孫督經簡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仁和何偉然欲仙閣

古飲吳從先寧野

擬古樂府 附雜稿 南雍周文輝如山鶴

樂府之不相集也自魏晉已然今之作

無異拾遺使李杜尤白見之不知何等可

嘆也舟中無事漫擬數篇詞雖不工庶不

書影四

明刊

梨雲館類定

袁中郎全集

明刊

書影五

明刊

繡水夏氏刻

中郎十集

此「狂言」袁小脩

認爲僞作

袁中郎狂言卷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甫著

繡水夏蔚龍君錫甫校

三教圖引

三教之說從來爭執無定以其有異有同也余以爲彼既得其究竟之同便不必問其取途之異譬如往京師東人往南人往西人亦往其取途雖異而至京師則同也此非余之臆見也魯論嘗有之矣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序

陝西鄉試錄序

臣竊歎昔之士以學爲文而今之士以文爲學也以學爲文者言出于所解而習傳于所積如雲族而雨汪泉湧而川流故昔之學古難而知言易也以文爲學者拾餘唾于他人架空言于紙上如貧兒之貸衣假姬之染黛故今之立言易而知言難也夫文章興時高下今之時執格卑而意近若干世無損益而風行景逐常居氣機之先蓋天下之精神卒焉故臣每

書影六

明刊

袁中郎遺稿

書影七

明刊

中郎逸稿珊瑚林

珊瑚林上卷

明公安袁宏道中郎 著

大學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至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都是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豎眼何以橫髮何以長梢何以短男女精血何以成人此等可窮至于此徹上語也求知物理如蛾趨明轉爲明燒日下孤燈亦復何益

明刊

上

袁石公遺事錄一

著作

從孫照輯

公兄伯修白蘇齋集與陶石簀書云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籠中鳴鶴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憾不即掣條裂鑲與之偕飛家弟書云石簀無日不禪問一詩弟無日不詩問一禪禪則不論詩可錄數篇教我

又寄大人書云二哥有書來正同陶石簀遊齋

書影八

同治本

袁中郎全集附編

袁石公遺事錄

袁中郎目次

袁中郎金屑編序文手跡

袁中郎遊百泉碑跡

明刊袁叔度刻中郎合集書影

明刊袁小修刻中郎全集書影

明刊鍾伯敬定中郎全集書影

明刊梨雲館中郎全集書影

明刊繡水夏氏刻中郎十集書影

明刊中郎遺集書影

明刊中郎逸稿珊瑚林書影

同治本中郎集附編遺事錄書影

明末的新文學運動(代序)……………周作人(一至一二)

袁中郎評傳

- 一 袁中郎的生平……………任維焜(一三至五〇)
- 二 袁中郎的思想……………任維焜(五一至六二)
- 三 袁中郎的詩文觀……………劉大杰(六三至九三)
- 四 袁中郎與佛學……………張裕釗(九四至一〇六)
- 五 袁中郎與政治……………阿英(一〇七至一二六)
- 六 袁中郎遺事……………劉大杰(一二七至一二〇)

- 袁中郎全集序一……………周作人(一二一至一二八)
- 袁中郎全集序二……………郁達夫(一二九至一三二)
- 袁中郎尺牘序……………阿英(一三三至一三五)

讀袁中郎集·····	周木齋（一三六至一四六）
公安小品文之一夕話·····	劉 燮（一四七至一五〇）
公安竟陵與小品文·····	陳子展（一五一至一六二）
發現袁中郎手蹟的經過·····	樊 鎖（一六三至一六六）
袁中郎與王百穀·····	沈 思（一六七至一七一）

明末的新文學運動（代序）

周作人

民國以後的新文學運動，有人以爲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胡適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話文學史中，他以爲白話文學是文學唯一的目的，以前的文學也是朝着這個方向走，只因爲障礙物太多，直到現在才得走入正軌，而從今以後一定就要這樣走下去。這意見我是不大贊同的。照我看來，中國文學始終是兩種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着，過去如此，將來也總如此。

要說明這次的新文學運動，必須先看看以前的文學是什麼樣。現在我想從明末的新文學運動說起，看看那時候是什麼情形，中間怎樣經過了清代的反動，又怎樣對這反動起了反動而產生了最近這次的文學革命運動。更前的在這裏只能略一提及，希望大家自己去研究，得以引中或訂正我的粗淺的概說。

騷亂，由春秋以至戰國時代，正是大紛亂的時候，國家不統一，沒有強有力的政府，社會上更無道德標準可言，到處只是亂鬧亂殺，因此文學上也沒有統制的力量去拘束牠，人人都得自由講自己願

講的話，各派思想都能自由發展。這樣便造成算是最先的一次詩言志的潮流。

文學方面的興衰，總和政治情形的好壞相反背着的。西漢時候的政治，在中國歷史上總算是比較好些的，然而自董仲舒而後，思想定於一尊，儒家的思想統治了整個的思想界，於是文學也走入了戴道的路子。這時候所產生的作品，很少作得好的，除了司馬遷等少數人外，幾乎所有的文章全不及晚周，也不及這時期以後的魏晉。

魏時三國鼎立，晉代也只有很少年歲的統一局面，因而這時候的文學，又重新得到解放，所出的書籍都比較有趣一些。而在漢朝已起頭的駢體文，到這時期也更加發達起來。更有趣的是這時候尚清談的特別風氣。後來有很多人以為清談是晉朝的亡國之因，近來胡適之、顧頡剛諸先生已不以為然，我們也覺得政局的糟糕絕不能歸咎於這樣的事情。他們在當時清談些什麼，我們雖不能知道，但想來是一定很有趣味的事。世說新語是可以代表這時候的時代精神的一部書。另外還有很多的好文章，如六朝時的洛陽伽藍記，水經註，顏氏家訓等書內都有。顏氏家訓本不是文學書，其中的文章却寫得很好，尤其是顏之推的思想，其明達不但為兩漢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現代，也絕不算落伍人物。對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沒一點固執之處。水經註是講地理的書，而裏邊的文章也特別好。

其他如六朝文絜內所有的文章，平心靜氣地講，的確都是很好的，即使叫現代的文章寫怕也很難寫得那樣好。

唐朝和兩漢一樣，社會上較統一，文學隨又走上載道的路子，因而便沒有多少好的作品。這時代的文人，我們可以很武斷地拿韓愈作代表。雖然韓愈號稱文起八代之衰，六朝的駢文體也的確被他打倒了，但他的文章，即使是最有名的盤谷序，據我們看來，實在作得不好。僅有的幾篇好些的，是在他忘記了載道的時候偶爾寫出的，當然不是他的代表作品。

自從韓愈好在文章裏而講道統而後，講道統的風氣遂成為載道派永遠去不掉的老毛病，文以載道的口號，雖則是到宋人才提出的，但他只是承接着韓愈的系統而已。

詩，是唐朝新起的東西，詩的體裁也在唐時加多起來，如七言詩，絕句，律詩等都是。但這只是由於當時攷詩的緣故。因攷詩所以作詩的加多，作品多了自然就有很多的好詩。然而這情形終於和六朝時候的創作情形是不相同的。

唐以後，五代自宋初，通是走着詩言志的道路。詞，雖是和樂府的關係很大，但總是這時期新興的一種東西。在宋初好像還很大膽地走着這條言志的路，到了政局穩定之後，大的潮流便轉入于載道

方面。陸放翁、黃山谷、蘇東坡諸人，對這潮流也不能抵抗，他們所寫下的，凡是我們所認為有文學價值的，通是他們暗地裏隨便一寫，認為好玩的東西。蘇東坡總算是宋朝的大作家，胡適之先生很稱許他，明末的公安派對他也捧的特別厲害，但我覺得他絕不是文學運動方面的人物，他的有名，在當時只是因為他反對王安石，因為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動。（我們看來，王安石的文章和政見，是比較好的，反王派的政治思想實在無可取。）他的作品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摹擬古人的，如三蘇策論裏面的文章，大抵都是學韓愈學古文的。只因他聰明過人，所以學得來還好。另外的一小部分，不是正經文章，只是他隨便一寫的東西，如書信題跋之類，在他本認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傳留給後人的。因而寫的時候，態度便很自然，而他所有的好文章，就全在這一部分裏面。從這裏可以見出他仍是屬於韓愈的系統之下，是載道派的人物。

清末有一位汪琰批評揚雄，他說揚雄的文章專門摹仿古人，寫得都不好。好的，只有酒箴一篇。那是因為他寫的時候隨隨便便，沒想讓牠傳後之故。這話的確不錯。寫文章時不擺架子，當可寫得十分自然，好像一般官僚，在外邊總是擺着官僚架子，在家裏則有時講笑話，自然也就現得很真誠了。所以宋朝也有好文章，却都是在作者忘記擺架子的時候所寫的。

元朝有新興的曲，文學又從舊圈套裏解脫了出來。到明朝的前後七子，認爲元代以至明初時候的文學沒有價值，於是要來復古。不讀唐代以後的書籍，不學杜甫以後的詩，作文更必須學周秦諸子。他們的時代是十六世紀的前半。前七子是在弘治年間，爲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後七子在嘉靖年間，爲李攀龍王世貞等人。他們所生時代雖有先後，其主張復古却是完全一樣的。

對於這復古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曆朝的人物，約當西歷十六世紀之末至十七世紀之初。因爲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了公安派的名稱。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竇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裏而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의 思想和主張了。而他們對於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代談文學的人或者還更清楚一點。理論和文章都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到清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爲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乾嘉學者所打倒了。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是公安派的主張。在袁中郎（宏道）叙小修詩內，他說道：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習氣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準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則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

這些話，說得都很得要領，也很像近代人所講的話。

在中郎爲江進之的雪濤閣集所作文內，說明了他對於文學變遷的見解：

……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制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